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刘小枫 ● 主编



罗晓颖 ● 选编

# 菜园哲人伊壁鸠鲁

Epicurus: The Garden Philosopher

罗晓颖 吴小锋等 ● 译

华夏出版社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HERMES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刘小枫 ● 主编



# 菜园哲人伊壁鸠鲁

Epicurus: The Garden Philosopher

罗晓颖 | 选编

罗晓颖 吴小锋等 | 译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菜园哲人伊壁鸠鲁/罗晓颖等编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10. 3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刘小枫主编)

ISBN 978 - 7 - 5080 - 5655 - 5

I. ①菜… II. ①罗… III. ①伊壁鸠鲁 (前 341 ~ 前 270) —  
哲学思想—研究 IV. ①B502. 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35130 号

**菜园哲人伊壁鸠鲁**

罗晓颖 选编

罗晓颖 吴小锋 等译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 10002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

**装 订:** 三河市兴达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0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2010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1/32 开

**印 张:** 12.25

**字 数:** 245 千字

**定 价:** 35.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 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 缘 起

自严复译泰西政法诸书至本世纪四十年代，汉语学界中的有识之士深感与西学相遇乃汉语思想史无前例的重大事变，孜孜以求西学堂奥，凭着个人的禀赋和志趣选译西学经典，翻译大家辈出。可以理解的是，其时学界对西方思想统绪的认识刚刚起步，选择西学经典难免带有相当的随意性。

五十年代后期，新中国政府规范西学经典译业，整编四十年代遗稿，统一制订新的选题计划，几十年来寸累铢积，至八十年代中期形成振裘挈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体系。虽然开牖后学之功万不容没，这套名著体系的设计仍受当时学界的教条主义限制。“思想不外义理和制度两端”（康有为语），涉及义理和制度的西方思想典籍未有译成汉语的，实际未在少数。

八十年代中期，新一代学人感到通盘重新考虑“西学名著”清单的迫切性，创设“现代西方学术文库”。虽然从选译现代西学经典入手，这一学术战略实际基于悉心梳理西学传统流变、逐渐重建西方思想汉译典籍系统的长远考虑，翻译之举若非因历史偶然而中断，势必向古典西学方向推进。

九十年代以来，西学翻译又蔚成风气，丛书迭出，名目繁多。不过，正如科学不等于技术，思想也不等于科学。无论学界选译了多少新兴学科，仍似乎与清末以来汉语思想致力认识西方思想大传统这一未竟前业不大相干。晚近十余年来，欧美学界重新翻译和解释古典思想经典成就斐然，汉语学界若仅仅务竞新奇，紧

跟时下“主义”流变以求适时，西学研究终不免以支庶续大统。

西方思想经典即便都译成了汉语，不等于汉语学界有了解读能力。西学典籍的汉译历史虽然仅仅百年，积累已经不菲，学界的读解似乎仍然在吃夹生饭——甚至吃生米，消化不了。翻译西方学界诠释西学经典的论著，充分利用西方学界整理旧故的稳妥成就，於庚续清末以来学界理解西方思想传统的未尽之业意义重大。译界并非不热心翻译西方学界的研究论著，甚至不乏庞大译丛之举。显而易见的是，这类翻译的选题基本上停留在通史或评传阶段，未能向有解释深度的细读方面迈进。设计这套“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旨在推进学界对西方思想大传统的深度理解。选题除顾及诸多亟待填补的研究空白（包括一些经典著作的翻译），尤其注重选择思想大家和笃行纯学的思想史家对经典的解读。

编、译者深感汉语思想与西学接榫的历史重负含义深远，亦知译业安有不百年积之而可一朝有成。

刘小枫

2000年10月于北京

## 编者前言

我读他的文章,听他的话语,均是一种享受,享受着古时一个午后的幸福。我见他凝望白茫茫的辽阔海面,但见海滨巉岩的上空,艳阳高照,大大小小的动物沐浴着阳光,在嬉戏中显出怡然自得的神情,就像阳光和伊壁鸠鲁的眼神一样。

——尼采《快乐的科学》条 45

—

为什么伊壁鸠鲁被称为菜园哲人?

伊壁鸠鲁(Epicurus)有这样的训言——“过遁世的生活”(λάτρε βιώσας),也就是“不为人知地活着”,远离利禄、功名,以及世事的纷扰、权势的逼迫。伊壁鸠鲁相信,只要不卷入这些给人带来无穷烦恼的麻烦事,理想中的安宁和幸福便有望获得。当然,对诸神和死亡的盲信与畏惧也是必须挪开的、挡在幸福之途上的绊脚石。

在一座与柏拉图学园毗邻,远离雅典城的园子里,伊壁鸠鲁将其生活与学问合为一体——他带领服膺其生活信念的弟子遁入其中,过着一种宁静无扰、默默无闻,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或许真的避开了政治的纷扰。伊壁鸠鲁在园子里传授他的学说,甚至把那些

## 2 菜园哲人伊壁鸠鲁

繁难的自然哲学之理,以及对待宗教、生死、德性、正义、友谊等等问题的正确思想概括为容易记诵的纲要,责成其弟子熟记在心,并真正成为指导生活的内在原则。当然,比言传更重要的是,伊壁鸠鲁自己便极其严格地践行这种生活准则——过哲学或者沉思的生活。

这种哲学生活追求的目标是 *ataraxia* [心神宁静] 以及最终的 *eudaimonia* [幸福]。*ataraxia* 是达到 *eudaimonia* 的手段, *ataraxia* 却非寻觅得来,而是与对人的欲望界限的认识密切相关。在《致美诺凯乌斯》(*EM*) 中,伊壁鸠鲁区分了欲望的类型,表明正确认识欲望的界限之于人生幸福的意义,

我们必须考虑到,有些欲望是自然的,另一些则是虚浮的;自然的欲望中有些是必要的,而另一些仅仅是自然的;必要的欲望中有些对我们的幸福必不可少,一些为身体的安适所必需,另一些则为生命本身所必需。对这些事实的正确理解,使我们能够把所有的选择和规避都交付给身体的健康和灵魂的无扰,既然这就是幸福生活的目标。<sup>①</sup>

在《首要原则》(*KD*)<sup>②</sup>中,伊壁鸠鲁对欲望的分类有更清晰的说明,

有些欲望是自然(而必需的,有些欲望自然而)非必需,还有些欲望既非自然亦非必需,而是由虚幻的想象所致。( *KD* 29)

---

<sup>①</sup> 《致美诺凯乌斯》(*EM*),见于第欧根尼·拉尔修(*Diogenes Laertius*)《名哲言行录》(*DL*)127.8-128.4,中译参见《名哲言行录》下卷,马永翔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页691-692。

<sup>②</sup> 伊壁鸠鲁的《首要原则》(*KD*),即 *Κύρια Δόξαι*,意为“首要的原则”,是涉及伊壁鸠鲁伦理学说的一系列格言警句,共40条,也称“论句四十”。

既非自然亦非必需的欲望在伊壁鸠鲁看来当然有害无益，诸如对金钱、地位、权势、名声的贪求，使人终日羈于蝇营狗苟的喧闹与奔忙，必定损害心灵宁静，即便能够带来强烈的快乐，也短暂易逝。更有可能的是这种额外的贪求还会埋藏祸根，日后反而招致远大过那短暂快乐的痛苦。

因此，伊壁鸠鲁主张抑制甚至去掉不恰当的欲望，而“满足于眼前所有”，甚至满足于物质的贫穷，

我们把自足(*αὐτάρκειαν*)看成最大的善，但并不因此就在所有情况下享有最少的东西，而是当我们拥有不多时，我们便享用那不多的东西，且真诚地相信，对奢侈最无所求的人反而拥有最甜蜜的快乐；凡自然之物均易得，虚浮之物则难觅。(DL 130.5 - 10)

易得的自然之物当然无需劳神费力，灵魂的安宁也就没了忧扰之虞，更何况，所求越少越易于满足，越易满足便越易于得到快乐哩？可见对欲望的明鉴与刻意的限制乃是伊壁鸠鲁确保心灵宁静的途径之一。限制欲望，满足于最素朴、简单生活的明证，凝缩在伊壁鸠鲁的这句话中：“面包和水，当放进饥渴的嘴唇，就能产生最大的快乐”(DL 131.1 - 2)。“面包和水”因而成了伊壁鸠鲁及其信徒们“菜园生活”的真实写照。

为什么叫菜园而非学园或花园？

首先，这个园子里的成员在食物上坚持自给自足——“自足乃最大的善”——据说，里面生长着各种各样的蔬菜，包括生菜、洋白菜、洋葱、黄瓜、芹菜，以及各样草本植物和香料。菜园子供应的食



物大概足可应对战时的艰难。<sup>①</sup> 不过,对伊壁鸠鲁倡导从政治生活退隐,不为人知地过遁世生活的信念而言,菜园子正好充当了把信念变成现实的最好所在。学园和花园总让人想到生命中某些特别的时期(如求学进阶)或特殊的状态(如审美的或享受的一面);菜园,则就是日常生活本身的象征,伊壁鸠鲁把在菜园中的哲学或沉思生活视为唯一的生活方式——师徒组成了一个生活共同体,就在其中度过自己的一生。菜园中的教育完全摒弃希腊传统教育的科目或模式,既不为城邦培养政治家,也不为国家培养教师,而只培养传人,即传承这种生活方式的接班人。

这种无欲则宁静,宁静则幸福的生活,总让人想起柏拉图《王制》卷二 372a4 - d3 描述的那个“猪的城邦”,其中生活着不多的一千人:他们各尽其职,生活简朴,所食不过蔬菜豆果,却能够寡欲而安,和陆敬神,平安度过一生,最后无疾而终。这个城邦也不希求能够让生活更舒服一些的东西,一切奢华、安逸都不为其所知。由于只满足于生活必需品(譬如面包和水,或仅仅再多一点儿),因而也没有过度的欲望让他们显得焦躁不安;也没有扩大资财和土地的热望,把他们的城邦引向内外战争。苏格拉底说,这个“猪的城邦”就是健康的城邦、真正的城邦,与日后那个发高烧的城邦大异其趣。

显然,两种共同体根本的相似之处在于都没有或不要过度的欲望,使得生命能够平静、健康、虔敬。只是,在柏拉图笔下的“猪的城邦”中,哲学尚未诞生,而在伊壁鸠鲁这里,为了重建“猪的城邦”,恰恰要动用哲学——恢复最低的生活,竟然要依靠最高的哲学。哲学之于伊壁鸠鲁就如同利器,不但要剪除如芜草般蔓生无度的欲望,更要对付宗教这个由来已久的大敌。正是宗教传说里各种有声有色的谎话和栩栩如生的描绘,把虚妄的信念和不必要的恐惧放进

---

<sup>①</sup> 参见 Richard W. Hible, *Happiness Through Tranquillity*, London, 1984, 页 5。

了人们的头脑中,让迷惘偏执和骚动不安充斥人们的心灵——人们渴望不朽,又畏惧不朽的灵魂在死后的诸般遭际。

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向人们揭示自然的奥秘,却不是为了奥义深邃的知识本身,他曾说,

如果对于天象的疑惧不曾扰乱我们,如果那牵绊我们的死亡不曾烦扰我们,如果不能掌握痛苦和欲望的界限也不会扰乱我们,那么就不需要研究自然哲学了。(KD 11)

探究自然之理,弄明白风雨雷电、日月盈亏、寒暑往来、天体运行等一切自然现象产生的机理,用原子和虚空给这一切以物质性解释,以彻底祛除笼罩在这些现象之上的神圣迷雾,进而切断宗教以及一切偏信产生的源头。唯当如此,宗教恐惧,以及连带的对死亡及死后惩罚的恐惧才能终结。毋庸置疑,恐惧是扰乱人心宁静的最大祸首;因而,只有消除恐惧,才能获得心灵宁静,生命的 *eudaimonia* 才有可能实现。可见,探究自然之理的哲学实乃服务于人生幸福这一伦理目的。

## 二

由于伊壁鸠鲁对政治、宗教、人生幸福的特有见解,以及他特立独行的生活姿态,尤其他对快乐的奇特论述(如“没有一种快乐本身就是坏的”,明显抹煞了快乐的高下之分)和对感觉的特别推重,使他在后世遭遇了毁誉参半的历史命运。这一复杂的历史命运或许最深刻地刻画了西方思想中的某些重要冲突,因而,要理解它们,我们有必要首先弄清伊壁鸠鲁思想的真实面目。然而,伊壁鸠鲁的大

量著作已经散佚,现代的研究者只能在伊壁鸠鲁及其学派的残章断简中寻索其迷离的思想真相。此外,研究伊壁鸠鲁思想在古代世界的主要批评者和支持者的著述与论说,以及探寻其间所展示的诸多问题,无疑也是我们接近伊壁鸠鲁思想的另一重要途径。

毁与誉亦相伴生,批评贬斥伊壁鸠鲁学说的古代著作,说不在其思想和言论的保留与传播中反倒起到积极作用哩。普鲁塔克(Plutarch)和西塞罗(Cicero)的作品便是如此,尽管他们对伊壁鸠鲁学说的驳斥极其全面和彻底。普鲁塔克《论语》(*Moralia*)中有数篇文章为批判伊壁鸠鲁派及其思想而写。如“论信从伊壁鸠鲁不可能有幸福的生活”、“‘不为人知地活着’是明智的准则吗?”等。西塞罗的《论神性》、《论善恶的极致》以及《图斯库鲁姆清谈录》等作品也无不涉及对伊壁鸠鲁的针砭,更不用说那个天分极高的罗马诗人卢克莱修(Lucretius)——曾用他甜美无比的诗句美化和传扬伊壁鸠鲁“苦涩的哲学真理”——更难逃西塞罗的贬抑。据说,西塞罗对卢克莱修的诗歌既爱又恨,最终还是出于对伊壁鸠鲁哲学可能蕴藏的极大危险的警惕,从而毫不留情地对之加以抨击。

然而,卢克莱修光彩照人的诗歌终究在诗歌创作和哲学思想上影响了罗马帝制初期的不少大诗人,如维吉尔、贺拉斯等。而与卢克莱修几乎同时代的斐洛德谟斯(Philodemus)也是受到伊壁鸠鲁哲学浸淫的学派弟子,诗歌成就也颇为不俗。但有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伊壁鸠鲁摒弃诗歌或者诗歌类型的言说方式。公元5世纪的文法学家马可若比乌斯(Macrobius)在其《〈斯基皮奥之梦〉注疏》<sup>①</sup>开头,谈到伊壁鸠鲁派对柏拉图的批评,他们攻击柏拉图,尤其是柏拉图的俄尔神话(《王制》卷十,614B-621D,记述了一个关于灵魂的

<sup>①</sup> “斯基皮奥之梦”是西塞罗《论共和国》结尾处用托梦方式说明灵魂不朽的段落,描述小斯基皮奥在梦境见到父亲的亡魂,听他讲述宇宙和人世的真理。参见西塞罗《论共和国》,王焕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页327-353。

神话):

哲学家不应该虚构故事,因为任何类型的虚构对于传授真理的人都是不相宜的……如果你想向我们报告有关灵魂的情况,那你为什么不是通过简明的、完整的描述来进行,而是让虚拟的人物、杜撰的新颖事态、虚构的想象场面通过谎言来玷污探求真理的大门呢?(参见西塞罗《论共和国》,王焕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页325)

显然,西塞罗之所以描写一个梦境,而不是像柏拉图那样虚构神话故事,针对的正是伊壁鸠鲁派的这一攻击。伊壁鸠鲁作为哲人质朴而直白地坚持哲学之理和逻各斯述理方式的有效性。尽管像斐洛德谟斯这样的伊壁鸠鲁派哲人对诗歌功能的看法自成一格,譬如他攻击廊下派宣称的传统诗歌体现了关于世界的道德与自然真理,不但为世人提供了道德与政治范例,更是给潜在的政治统治者带来直接的个人引导。<sup>①</sup>然而,卢克莱修和斐洛德谟斯毕竟推重或借助诗歌的形式传播哲学,这一点上似乎与他们的宗师迥然有别,由此,伊壁鸠鲁派对诗歌或者说对哲学与诗歌之关系的看法就成了一个颇有意味的问题。

伊壁鸠鲁在西方思想中默默地、持续而普遍地发挥作用已愈两千年,他与各种各样的思想家,甚至基督教思想家之间都不无关联。赞誉和接纳,驳斥和鞭挞,最贴切地描绘了伊壁鸠鲁学说的历史遭遇;有意思的是,伊壁鸠鲁学说与基督教的关系却正好也体现为这两个方面。

---

<sup>①</sup> 参见 D. Obbink, *Philodemus and Poetry: Poetic Theory and Practice in Lucretius, Philodemus, and Horace*, Oxford, 1995, viii.

伊壁鸠鲁因其对诸神和宗教的论述使得许多对他的偏见得以滋生,如被谴责为无神论者,尽管后来斐洛德莫斯在《论虔敬》(*On Piety*)中为他辩护,<sup>①</sup>但这样的恶名却并没有消弭,甚至给他带来未曾逆料的灾祸。罗马帝国中期,随着基督教的兴起和逐渐取得统治地位,伊壁鸠鲁与所有异教哲学一起渐次衰微并最终落败。据说,伊壁鸠鲁皇皇三百卷著作在基督教焚毁异端的熊熊烈焰中化为乌有,而在前基督教的罗马时代人们却仍可以读到它们。然而,早期基督教对伊壁鸠鲁的态度却并不单纯,就最表面的特征而言,伊壁鸠鲁极度简朴甚至禁欲的生活态度岂不暗合了基督教轻视肉体、蔑视贪恋尘世生活之热情的教诲?有论者甚至认为,早期基督教对伊壁鸠鲁不乏赞许,这种赞许在其学说的三个领域——准则学、物理学和伦理学中均有表现。<sup>②</sup>由此可见伊壁鸠鲁思想的面相的确并不那么简单。

文艺复兴之后,伊壁鸠鲁思想在英法诸国均显复兴态势。16世纪的法国文学中,对伊壁鸠鲁的兴趣日见鲜明。如蒙田(Montaigne)几乎为伊壁鸠鲁的思想和感情所充满,莱园哲学如此契合他的天性,他阅读、引用大量伊壁鸠鲁派文献,对伊壁鸠鲁关于快乐的看法十分欣赏。伊壁鸠鲁在16、17世纪的英国思想与文学中的影响更为可观,譬如托马斯·莫尔(Sir Thomas More)、本·琼森(Ben Jonson),甚至莎士比亚等。<sup>③</sup>

斯威夫特和霍布斯,恰好是在文学和思想领域与伊壁鸠鲁思想复兴具有某种关联的重要人物。面对伊壁鸠鲁主义在英国的复兴,斯威夫特同那些教士们分享了同样的担忧,却没有简单地指斥伊壁

① Philodemus, *On Piety*(*περὶ εὐσεβείας*), critical text with commentary, edited by Dirk Obbink, Clarendon, 1996, 页 2-4。

② 参见本文集中的“早期基督教对伊壁鸠鲁主义的赞许”一文。

③ 参见 Thomas F. Mayo, *Epicurus in England*, Southwest, 1934, xx - xxvii。

鸠鲁的生活本身就是罪恶的,他对伊壁鸠鲁派的文本,尤其卢克莱修的《物性论》有着广泛而深刻的见识。据论者说,<sup>①</sup>斯威夫特承认,伊壁鸠鲁教导的愉悦并未越出美德的界限,然而,在他对道德的定义中,如同所有古典哲人一样,没有启示的成分。若美德的界限并未确定和探明,伊壁鸠鲁很可能就会在不经意间将其追随者引向了恶习。由于对伊壁鸠鲁派认识至深,其各种因素在斯威夫特自己的创作、思想与生活中便扮演了甚为复杂的角色……他一边回应并受益于伊壁鸠鲁或者卢克莱修的影响,一边又对伊壁鸠鲁拒斥政治,追求田园牧歌般宁静生活的痴想不以为然。

霍布斯在17世纪的英国“度过了疾风骤雨般的智性生活”,因为来自不同方面(包括柏拉图主义者、科学家和主教们)的攻击包围着他。有意思的是,这些攻击,以及由这些攻击而形成的敌友划分,在霍布斯和伊壁鸠鲁,竟有着令人惊讶的相似。据有论者认为,<sup>②</sup>即便霍布斯没有直接受到伊壁鸠鲁的影响,他们的相似之处却是无可争辩的,这不仅表现在性情上,再如他们都十分看重伦理目标而非哲学原理,都用机械唯物主义的目光看待宇宙,或许还具有利己主义和享乐主义的倾向等等。这些相似之处,一方面向我们展现了伊壁鸠鲁在英国思想中的影响,另一方面或许也暗示了伊壁鸠鲁思想中的某些现代因素。

至于尼采,他曾对伊壁鸠鲁的个性留下了这样的感受:

我读他的文章,听他的话语,均是一种享受,享受着古时一个午后的幸福。我见他凝望白茫茫的辽阔海面,但见海滨巉岩的上空,艳阳高照,大大小小的动物沐浴着阳光,在嬉戏中显出

---

① 参见本文集中的“斯威夫特与伊壁鸠鲁”一文。

② 参见本文集中的“伊壁鸠鲁与霍布斯”一文。

怡然自得的神情,就像阳光和伊壁鸠鲁的眼神一样。

这样的幸福,只有长期患病的人才能体会,这是眼福啊。人生的大海在这双眼睛面前已呈现静止状态。对色彩斑斓、柔和而令人惊悚的海面总也看不厌。从来没有过这般简朴的极乐。(《快乐的科学》45,中译参见黄明嘉译本,华东师大出版社,2007,页118-9)

尼采感受的伊壁鸠鲁是真实的伊壁鸠鲁吗?朗佩特(L. Lampert)问道。<sup>①</sup>在尼采对伊壁鸠鲁的感受中,牵涉了太多的问题,柏拉图主义、基督教、狄奥尼索斯、浪漫主义……在尼采看来,伊壁鸠鲁是“英雄-田园诗般的哲学思考模式的发明人”,而在基督教眼中,譬如哲罗姆(St. Jerome)只看到(或者杜撰了)伊壁鸠鲁的悲惨和卢克莱修的疯狂。伊壁鸠鲁败给了基督教,基督教的胜利却如同柏拉图主义的胜利,他们都借“罪恶、不幸和惩罚”来腐蚀人们的灵魂,伊壁鸠鲁对这些谎话则甚为不齿。然而,在进一步恢复被众多诽谤者弄得满是疮痍的伊壁鸠鲁形象时,尼采却发现,有必要先指责伊壁鸠鲁,因为他与基督教之间具有某种隐匿的关联,即共同分享了浪漫主义……

看来,真实的伊壁鸠鲁,那个菜园中的哲人的真实面相,可能已被过分厚重的历史记忆或书写遮蔽了,要恢复其原貌,需要的不仅仅是探究的热情、资料的爬梳,还更要借助思想者的敏锐目光。本译文集意欲对揭示此一问题提供助益。文集第一部分着重介绍伊壁鸠鲁思想最具代表性的若干方面,这些方面在先前的国内研究者中大多还未曾引起过重视甚至注意,然而却可能是我们真正理解伊

<sup>①</sup> 参见本文集中朗佩特的“尼采的伊壁鸠鲁是谁?”一文。

壁鸠鲁的关键所在。文集第二部分主要关涉伊壁鸠鲁在西方思想史中的传承与影响,选文所及的范围仅涵盖了这一影响的某些部分,但却是极为紧要的部分。希望这些选文对学界深入理解伊壁鸠鲁对西方思想史深广而隐秘的影响,有所帮助。

没有刘小枫老师的鼓励,我肯定没有勇气做这件事。在文章的甄别与选编中,张文涛博士曾给予许多恳切的建议。远在美国的王承教同志帮忙找到了企盼已久的重要资料。其他几位译者的鼎力相助,在此也一并致谢。

罗晓颖

2008年冬于蓉城狮山



# 目 录

|            |   |
|------------|---|
| 编者前言 ..... | 1 |
|------------|---|

## 菜园中的伊壁鸠鲁

|                             |     |
|-----------------------------|-----|
| 弥特希斯 快乐、幸福和欲望 .....         | 1   |
| 努斯鲍姆 伊壁鸠鲁的诊疗:论证与虚妄的欲望 ..... | 45  |
| 瓦尔德特 伊壁鸠鲁式的正义 .....         | 95  |
| 费斯蒂吉埃 伊壁鸠鲁和他的诸神 .....       | 130 |
| 克莱 伊壁鸠鲁学园中的个人与共同体 .....     | 152 |

## 思想史中的伊壁鸠鲁

|                           |     |
|---------------------------|-----|
| 施特劳斯 卢克莱修疏证 .....         | 181 |
| 阿斯米斯 伊壁鸠鲁派与“诗与哲学之争” ..... | 257 |
| 韦德 斯威夫特与伊壁鸠鲁 .....        | 286 |
| 梅奥 伊壁鸠鲁与霍布斯 .....         | 319 |
| 容孔茨 早期基督教对伊壁鸠鲁主义的赞许 ..... | 332 |
| 朗佩特 尼采的伊壁鸠鲁是谁? .....      | 358 |